明季北略

明季北畧卷之十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咸論謫言官

正月謫給事中李世祺于外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山左提學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紲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大息也且皇上樂聽讜

言而天下誤以攻彈大臣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披靡不止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袁繼咸論罪內官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册以隆體統許之時二月也袁繼咸上言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猶以爲羞今則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張彝憲奏辯覲官參謁乃

尊朝廷纖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獒憝卽長揖祗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干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士仍切責之

信州內臣

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鰲獻上太平十二策內請徹監視因求罷上不允因貶鰲獻于外

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皆罪不在茂霖下矣士不問

六月敘禁旅功廕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楊朝進盧志德各百戶以擊盜屢捷也

論罷監視太監

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已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illegible]

慙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制分遣各鎮覽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知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亦應知耆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徹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甯密逼外境高起潛兼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

倪元璐請徹監軍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邊臣之情歸命監軍無事稟成爲恭冦至推委百出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待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

哉之鋒鏑又使藉口迄用無成哉始陛下自行之有績即徹令行之無績益宜徹不聽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語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聖神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勛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而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吾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二月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賊所向隨方勦撫。先是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爲各鎭之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上允之。僉議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故有奇瑜之命。

李自成降叛不常

洪承疇精騎鈐轄曹文詔曹變蛟賀人龍等。凡破賊于甯塞。於西安。於延北。於西濠。於莊浪。斬賊渠神一

魁等招降中斗星等先後剿殺甚衆山是張獻忠與延安賊李自成奔盩郿間

六月陳奇瑜圍自成于漢中車廂峽會連兩四十日弓矢俱脫賊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大窘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牌縣七月七日辛卯賊至鳳翔給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内守臣知其詐紿以門不敢啟須縋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擅撫局命緹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獄

李自成陷登城圍郃陽門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濟月官兵至。賊棄金帛餌官兵竟西遁屯乾州招之不聽復陷隴州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爲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故諸臣動稱斬馘報捷賊勢實不減。陳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先是衆賊爲洪承疇所逐竄漢中二月陷興山王申入瞿塘陷夔州三月川兵敗賊于巴州據巴西諸險賊不能度且飢無所得食。故乞降于奇瑜奇瑜降檄諸郡按甲無動遣官

監護降者、且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諸賊舉無降意又未大創、徒以飢疲困于地險不得逞。既度棧道已出險。漸不受羈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視官五十員。攻陷麟遊永壽。勢不可遏矣此八月事。

閏八月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至盩厔寶雞衆殆二十萬奇瑜始悔其見愚、急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九月賊陷靈臺崇信白水涇州復陷扶風。

洪承疇遣總兵左光先等援隴州賀人龍圍始解。十月左光先擊自成于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眞寧知縣王家永遽信之出城招諭失其
冊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賊陷城破邑
所在騷然皆由奇瑜專主招降謂盜心已革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勦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甡亦言招安流盜最宜愼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伏。況邊地窮荒無居無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上以秦盜猖獗逮巡撫練國

事命李喬巡撫陝西十一月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勘

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

自縛乞降賊窘甚矣雖不即殺亦宜分遣乃給牌以遣後患豈計之善者宜物議之沸騰也

高傑降賀人龍

八月二十四日賊先鋒高傑降于賀人龍初傑與李自成同夥有驍勇名稱翻山鷂自成掠得邢氏以貌美嬖之將出掠留輜重家口于老營令劉良佐守外

營傑護內營有急互相救應遣兵守之自成氣沮邢氏使婢遺傑嘉旨及白綾帨遂與之通傑懼事泄挈邢氏及家丁五十人降于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良佐聞因有歸朝意

龐瑜死節　附王瑞晁

龐瑜字堅白湖廣公安人貢生選京山教習甲戌陞陝西平涼州崇信知縣縣故無城垣壘皆土兵士遺黎僅百餘口瑜知賊必至流涕大言誓以死報國未幾賊薄城瑜解綬命僕走報上臺尋城陷瑜端坐公

堂不動賊捽之下命跪瑜揮拳駡曰吾待死久矣君今速殺我何敢辱天下士也賊怒以刄脅瑜瑜益駡賊掠城中無所得執瑜至野殺之刲心裂屍而去邑某官朱洪道亦死瑜善易精爻象未之官日筮得姤之革驚曰吾其歿於西平事聞詔贈固原知州命有司立祠致祭同邑又有王端冕由孝廉知趙州會大兵攻城端冕治火藥餉陴晚率吏民死守城士已而城陷被執不屈遂縛諸樹射死

戴君恩誘斬王剛等

正月初五壬辰降賊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八會大旱饑民從賊者逾衆。

賊陷陳州等處

七月總兵尤世威兵潰于雒南。郡賊越盧氏犇永甯。先是守隘諸兵露宿凡三月。皆致疫痢。不在戰。左良玉自南鄉赴援盧氏。十月初十日癸巳賊陷陳州靈寶。二十八日辛亥陷盧氏

盧象昇勦楚賊

正月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賊衆入郢界圍均州往荊門西北夷陵四月楚賊在房縣婦倍于男總兵張全昌擊敗之川賊分三道趨掠郡縣張應昌兵敗于均州六月總督陳奇瑜鄖撫盧象昇剿竹山竹溪各山賊斬獲甚衆潰死墮崖死無算

均州穀城光化二縣俱屬襄陽府荊門州屬承天府夷陵屬荊州府房縣與竹山竹溪三縣俱屬鄖陽

劉楚垣守荊門

劉楚垣字師仲湖廣荊門州人家世務農性孝父羽病衣不解帶二百日母死爲孺子泣三年未嘗見齒撫幼弟悉以先世產讓之天啓丁卯舉鄉試甲戌流寇薄城人心惶惶楚垣率士民登陴捍禦間出奇兵破賊賊解去城獲全未幾病卒卒時正襟危坐呼執一卷以逝

曹文衡守唐縣

曹文衡號徽垣河南南陽府唐縣人萬歷丙辰進士

歷官至劄遷總督會監視大監鄧希詔嗔其執法。不郊迎不會飲。揑欵許奏被譴歸里。時流寇屢幽唐縣。文衡與縣令紹興王之良登城固守。以砲聲識賊信緩急。若賊臨境則發砲一。距城十里。則發砲二。圍城則發砲三。久之賊去。唐縣距南陽府八十里。縣雖倖全。而鄰邑之各鄉鎮被禍最慘。凡數十百里內婦女盡為之掠。男子頭面耳目口鼻以及手足無一人完全者。此皆吾邑人所目擊而逃出。

龔元祥霍山罵賊

龔元祥字子禎南直長洲人崇禎辛未以孝廉謁選得霍山教諭與訓導姚允恭善甲戌賊寇江北正月十一日長驅至城下焚掠矣邑令解綬竄去元祥率士民固守或勸之微服避元祥毅然曰食祿而違其難不忠臨危而棄其城不義吾平日所講說者何事今若此耶設有不測唯有一死以報皇上耳亡何城陷元祥整衣冠危坐賊至署元祥諭以大義賊不顧逼令屈節元祥罵曰死即死賊狗何敢辱我賊大怒即執之去索金帛元祥罵不絕口死之子炳衡同婢

文各遇害元祥死越五日頭血成碧鬚眉間猶怒色未解以右手食指掐心胷入寸許姚允恭泣殮隨與俱殉適邑令某過解免踰日賊復至允恭亦死之元祥嘗語門人曰職無大小皆可效忠人亦問所以報
國家利生民耳又嘗語季子曰人生當為忠臣義士形軀有盡性靈不朽蓋其忠孝性生激昂自許如此

熊文燦戴罪

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效先是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

山招降海寇劉香老既而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何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令戴罪

童謠

初崇禎三年溫體仁相京師童謠云崇皇帝溫閣老七年爲首相京師又有謠云崇禎皇帝遭溫了皆取溫瘟同音之義俱不吉兆由是用人不當流寇猖獗

誌異

二月海豐雨血　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山西自去

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民相食　四月山西永甯川民蘇倚哥殺父母炙而食之　綿川地震如雷　鳳陽總督楊一鵬奏言去冬十一月有異鳥藪集淮泗之間雀喙鷹翅兔足鼠爪來自西北千萬爲群未嘗棲樹集于田食二麥亦異災也　五月飛蝗蔽天六月江西饑　七月十一日乙未敘州定遠堡母猪龍洞聞銅鼓聲一日夜　八月有大星從天墮大同兵營　九月初四丁巳應天地震　河南大旱

古今逆子有矣未聞兼殺父母者也至于炙而食

之自有天地以來之所無者而今見之世運悖逆之氣于是乎極而天理人心至是絕矣不忍聞不忍載也

大清兵入塞

甲戌七月七日辛卯入大同張家口初八日壬辰保安懷來初九日癸巳京師戒嚴十三日丁酉圍宣府屯天壽山十四戊戌馳入永寧十六庚子圍大同左衛破保安州殺知州閻生斗乙酉至朔州圍渾源州八月丙辰破代州分道進東至繁峙中至八角西至

三岔入峪代陷靈丘縣閏八月辛未攻保定竹帛口殺千總張修身攻宣府萬全左衛乃出塞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八年乙亥

劾溫體仁

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聖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請
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
上切責之

罷文震孟

文震孟字湛持號文起蘇之吳縣人天啓二年壬戌

狀元授修撰上國步綦艱聖衷宜啓疏其畧云屢墜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悞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發而處堂自若但俟火來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游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也云云疏奏上怒致仕崇禎戊辰起侍讀陞左中允以逆璫爲忤復致仕稽誅復起八年七月講春秋稱旨侍筵入閣辦事十一月與大學士何吾騶並罷初吾騶震孟

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近部尚書謝陞雖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

凡劾體仁者無不見貴為體仁劾者無不立罷除佞如拔石去賢若轉丸可為三歎

宗秩改授

正月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職遷除如常例侍

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賕儕規澗
銓政。上以其。沮詔間親。下于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
而宗秩蒞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各舉所知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
下。五品以上。各舉知府一人。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
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各舉州縣官一人。無論貢監。
吏上。過期不舉議處。失舉連坐。

鄒維璉告歸

鄒維璉。號匪石。新昌人。萬歷丁未進士。爲吏部主事。有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維璉上言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敵成功者。楊漣擊魏忠賢不勝。維璉疏曰。昔王甫李輔國。程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且人主即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爲割棄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宗以阿父呼之。我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群臣之上。然而讓忠孜振。何有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跡入忠賢。怒矯旨削籍。遣戍夜郎。崇禎

初起巡撫福建銅鼓嶂石屈寨等之役血戰入晝夜停斬數千級當國者忌其才逐之乙亥再起兵部侍郎隨子告歸尋卒于家

董其昌致仕

董其昌字元宰號思白華亭人髫年賦詩語必驚人又從莫中江遊得荆川舉業正派中萬歷己丑進士官庶吉士授編修訓後學有稽當數則及十字訣義望重一時忤時相出督學湖廣歷福建參議廷臣交章薦召爲經筵日講天啓初擢太僕寺卿既而讀實

嗣語錄。有省崇禎乙亥以禮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二。書畫妙天下。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購其眞跡者得之閨房者爲多南都予諡文敏。

予先伯昔遊楚適公督學生童同試。平旦悉坐號房。公起步出。封門衆皆立。公諭曰童生坐生員皆坐。公還位久之。生童請題。公曰題出久矣。衆始悟又試一邑。前夕硃書粘署前云。明日不考文。次日諸生俟久題竟寂然。請之。公曰本道昨日已出題

于外兵衆始爽然而退。

曹文詔自刎

時賊大夥在秦。勦撫未定。諸督撫前後數十輩。或被擄去或逮繫。去或死西市。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惟秦督洪承疇勦禦有方。遂自秦撫進五省都督。每逐賊蠢馳往還數千里。每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感其義。爭為效死。楊嗣昌在樞部忌其才。績竟弗著也。正月賊陷靈臺。二月十二日。壬戌漢中賊陷甯羌。六月初七日巳酉陷西和。十九日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

官以爲備充寇也以甘學闊代都陝西二十八日丙午曹文詔力竭自刎文詔敢鬭行後殺賊爲討官軍聞之奪氣七月十五日癸亥賊攻陷澄城八月初五壬午陷咸陽

河南流寇充斥

正月初六日丁巳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千萬出關分三十六道掠郡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鄭陳邪治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

將南陽賊營舊屯以數千官軍哀西堵拒賊何畏而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驍勇之將特選重臣親臨庶腹心不致决裂也　河南賊復入漢中陷商雒

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發內帑銀二十萬曰餉九十餘萬命洪承疇統率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勦賊期以六月承疇率軍赴河南時賊往來不定豫中尤稱要衝關陝以東黃河以南襄陽以北延袤數千里所在馳突六月下河南巡撫元默于獄謂其庸懦也而代之者陳必謙必謙常熟人萬歷四十二

年癸丑進士與盧象昇協力勦賊部鎮諸將左良玉陳永福追國柱等斬興世王于郟縣閻世王于白沙整齊王于宜陽掃地王于郟豫患少息已而赦詔到豫必謙知其詐欲令面縛詣軍門副將王進忠勦賊無功恐以款自効單騎入賊營爲賊所殺必謙竟以此罷賊又破盧氏十月十五壬辰襲陷陝州攻圍永甯破冀庄焉庄等寨及响峪等十三村十一月總兵祖寛破賊于九嵩賊潰爲二東走偃鄧南走汝州寛分兵襲擊之斬首千級十二月初十日乙酉賊闖王

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砲二十座攻城燃二礮城崩城中頃刻火作城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盧象昇戰功

盧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少讀史至睢陽武穆輒歎曰吾得爲斯人足矣登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差淸源擧卓異陞大名知府遷山東副使崇禎己巳募兵勤王兵退士天雄兵備冠與馳行郡內出檄州縣籍城治具率衆往遇賊數萬象昇弗卻中一矢須傷又一矢傷天雞馬下象昇且戰且走會後兵

至乃免賊衆趨府城而濬分兵攻滑象昇偵知之戒守城士勿動選精騎潛出設伏草莽賊至卒發大敗之斬級數千賊相戒曰此盧閻王遇即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毀七年甲戌賊破鄖陽命象昇撫鄖鄖大治八年乙亥命象昇撫楚賊又懼流河南總兵祖寬于雒陽等處三戰三捷斬級二千軍聲大振象昇遂晉兵部侍郎總督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七省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會乙亥歲杪滁州攻圍甚急知州

劉大聲馳檄請救疾赴援與賊戰大敗之象昇會諸將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長患安窮趣兵乘其後賊又大敗遁走承襄象昇率衆追之獨以數百騎入陣中爲賊圍困二日賊不敢犯象昇與諸將約曰食盡道窮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率騎疾鬬擊殺萬人食斷道趨三日賊投戈請降其及之于滁將盡勦無遺顧以淮督朱大典莫爲堵截復逸去

擒爬天王

二月蘄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六百餘人村人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

流賊陷潁川

賊在江北者七年甲戌十二月初十日壬戌陷英山英霍山二邑屬廬州府英山深邃入百里賊踞爲窟穴時出攻掠八年乙亥正月初九日庚申賊陷霍丘十一日壬戌陷潁川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時有同守縣丞某及訓導倪可大俱死尹夢鰲雲南人舉人官潁川有惠政正月十一流寇攻城

夢鰲率民兵登城守禦十二日賊掘城脚傾陷數丈百姓見勢不支咸奔避夢鰲長跪求同守百姓不從竟潰散夢鰲獨持大刀當城傾壞處賊緣城而上夢鰲揮刀殺十七人賊大隊畢登夢鰲四顧竟無一人共事者即投烏龍潭淹死趙士寬字汝艮號萊裴山東萊州府掖縣人以官生爲鳳陽通判時適往壽州聞賊犯穎一日夜馳三百里歸穎城守甫入而圍合士寬欲守禦而州之大家先逃城內大潰賊乘以入士寬赴黑龍潭水死妻崔氏與二女同縊州役從死

者十餘人。贈光祿寺寺丞。張大同字同甫號[illegible][illegible]潁川人。兵部尚書鶴鳴長子也。爲太學生。能文重聲氣。與海內知名士交。流冦破潁州城。鶴鳴避匿他所。大同居本宅。題其門曰張大相公書房在此。賊入擒之。强之跪不屈。問其父何在。曰要殺便殺。吾父不可得也。已而張氏奴導賊于民舍。縛鶴鳴歸。拷索藏金。對曰無。大同爭曰家財悉我所掌。與父無涉。賊不聽。搜其室。見皆古玉及鼎彜。遂劈鶴鳴頂達踵。大同奮臂大罵賊。併欲殺之。旁賊勸曰。既殺其父。姑留其子。但

命獻金贖命可也太同曰父死義不獨生男愈烈賊光去其鬚既復斫其半面罵仍不絕聲賊支解之。張鶴鳴立朝頗爲東林所不與若大同之慷慨激烈死忠死孝幹蠱多矣

賊陷鳳陽

先是七年正月南京兵部副書呂維祺以賊警揭國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乞勅淮撫楊一鵬急爲預備防賊東犯至是賊自汝甯來密遣壯士三百人僞爲商賈車役先入鳳陽或鬻錦帨椒棗或爲僧

遣乞丐等分投各宿賍以重兵繼之時方元夕士女如雲笙歌徹耳忽火光四起咸呼曰流賊至矣百姓狂犇不啻鷄入釜中魚遊網內也是時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漕楊一鵬駐扎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火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賊遂焚皇陵燒享殿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城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張蓋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死之殺推

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于槊焚公私邸舍二萬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標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參將陳其率兵亦至賊卜于神祠不利刳神像而去拔營南下趨廬州

萬文英字仲實江西南昌人子萬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幼穎異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從父文英司理鳳陽流寇從姑山永城來犯時文英有父

孜固計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臥疾家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文英急問爲誰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也俄而賊已入司理署矣左右曰賊覘之則流冦也文英曰吾必以死殉國强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于是賊急索理官安在元亨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吾乃官也賊遂厲聲脇之元亨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命旁賊加刄所持庖人食刀刀無鋒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元亨乃死死憔呼阿爹阿爹

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此爲理官也遂置文英而去方元亨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元亨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某事賊亦卒令思尹元亨死時年僅十六齡云總漕中丞以其事聞于朝已而閱視科臣林淮揚按臣張羅聚之請得旌揚如例然前載文英被害而此云置文英而者或置後而死者歟

傅烈婦孝感人歸戶部主事程良儒翰林侍讀程正揆之母舒烈婦即正揆元配也先是正揆爲侍讀時

貢儒居于鳳陽傅氏偕舒氏以從俄傅病正揆往至孝連章請假請致仕請終養僉不許于是徑路陳乞不待掌院代題溫體仁謂非例意弗善正揆曰某獨子也非獨功名雞肋即性命亦等鴻毛耳旋得旨省親遂于甲戌冬出京至乙亥正月十日抵鳳陽僅五日而賊變作貢儒固無守土責或有勸徙臨淮者傅氏曰鳳陽無城民心易動一動則無民無民則無鳳無鳳則無陵我將焉往顧謂正揆曰盍去諸正揆曰兒爲省父母來今有變挈妻子去非情也宥生死追

隨膝下已耳十五日早殺聲沸天正揆衍服破垣出匿母妻眷屬于署之左塘茅屋中艮儒獨死守倉儲而以勅印付傅氏負之是夜賊肆焚屋火焰逼人正揆失母妻所在痛哭呼號獨擕二僕曰蔣曰申出入賊營偵伺消息凡三晝夜白刃加頸者數十次幸免當被執時賊魁問陵内多寶乎正揆曰太祖登極後始巍煥改觀其初不過尋常墳墓耳但有官留環衛而無珍寶以藏賊乃巳子大年止十三歲亦擄去祖孫父子夫婦兄弟無得全者不幾賊去倉儲無恙而

求挼覓得母妻於血肉狼藉中。時傅氏額中一刀。手斷一指。眼受一棍。舒氏面中三刀。身中十二刀。兩手攣截二指。僵臥牆角。聲氣如絲。移就一室。敷以創藥。卒不救。相繼俱卒。明年子大年自鳳翔府乘間逸歸。十五年壬午具疏請䘏。奉旨俱贈恭人。建坊旌表。王挼字端伯。二月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奏鳳陽之變。是日上當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吳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

十月上下罪己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用
匪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
匱詘。而往調未巳。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
不勝愧憤。今調勍兵。留新餉。立護元元。務在此舉。惟
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
宿。朕不忍安深宮。念其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
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擇茲十月三日。
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
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

旨其各省撫按廣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十二月賊
破霍丘所收進逼鳳陽朱大典率兵馳壽州十二月
城鳳陽　鳳陽向無城者或恐王氣洩耳

方震孺守壽州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遷壽州母孔氏夢正學先生
來應而生萬歷癸丑進士授福建沙縣令擢湖廣道
御史熹廟初請逐忠賢遠客氏忠賢惎甚會遼陽不
守震孺一日十三疏謇晝痛哭又自請犒師齎餉而
按遼之命下矣此受事疏言廣寧情形戰不成戰守

不成守經撫心同手與疆事必致大壞壬戌正月
大兵夜渡盆河祖大壽馳覺華島震孺恐其降敵遂
帥都司張國卿航海往說之大壽遂擕糧十萬兵數
萬西歸主事吳淳夫徐大化逢璫意劾其擺差遂乞
歸乙丑給事中郭興治復誣劾之忠賢矯旨逮問坐
贓六千四百日一杖比復誣其在獄與劉鐸詛咒擬
斬忽傳太子生得免崇禎初欲大用而劉鴻訓柄國
素重賄震孺不可自言與楊左入獄時共十七人今
惟與惠世揚兩人在白骨再肉華表重來君再作宦

海汨没之想便是寅頑不靈男子自是息影杜門日事禪誦絕口不談仕進事。癸酉甲戌間流寇充斥大江以北人無固志。乙亥正月潁霍告陷賊至壽州時壽守上無一官。父老子弟請震孺爲城守計。震孺破家給士乘城拒守。捍禦諸具一夕皆備。未幾萬衆內薄環攻。震孺親冒矢石用砲殲厥渠魁。又縋城出死士劫其營。斬獲無算。賊乃駭遁。及丙子冬再犯。初舍道經壽界去城不三里。而卒不敢正視也。撫軍史可法上其功。當擢用。因冢宰有小嫌。僅補嶺西參議。未

兵有湯楊二將。踞廉州以叛。總制沈猶龍委奇部道
王孫蘭往撫。孫蘭縋死。震孺單騎直入其營。諭以禍
福。卒兵皆降。全廣得安。不半載擢為廣西巡撫。蓋出
于上意也。宏光立。震孺拜跪。願親提兵過河與賊一
戰。馬士英阮大鋮見之。曰。彼來吾輩無幸矣。遂矯旨
語云撫臣勤王。不得自行。震孺鬱鬱失志。每自言曰。
兩都諸臣忍忘先帝。倪乎吾當為先帝斷壞戕耳。病
遽不起。索葦題詩有一痛橋山幸回首。麻衣如雪見
星之句。仲子惟馨仕閩。兵部司務署象　其上

時事有曰蕭王為將而不為天子此光武所以復者
物也宋高為天子而不為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
時謂名言 大清兵南下痛哭疾走南雄發病逆旅
嘔血而卒子居易髮覆額亦不顧回思隨死之
乙未亳州知州何燮被執不屈為賊寸磔
吳大朴守廬州 附野編
正月張獻忠自鳳陽趨廬州圍之知府吳大[illegible]
民同守晝夜拒戰城內衍市悉用磚石包築壘衕巷
如衕然壁間多作暸牖使強壯內伏槊戈伺兇近

瓶火砲藥鉛彈鉛以及滾木等無不悉備賊薄城城上發百子炮。擊殺千百人。而攻圍益急。大朴登城周望四面胥賊。其勢甚銳。急發火砲及滾愈來復擊死無算間有勇壯洞城入者四圍皆壁。馬不得旋。屋內伏兵對刺之。賊欲返刺。輒以壁蔽。不得施其技無不立斃賊衆始懼。攻擊七晝夜城中隨機應之。賊無如之何。乃退。然大朴以戰守勞苦。自幾喪明長子多材畧分任軍旅事。大朴即昔年全吾錫者。康熙初存省廬州圍城中來者。言子云。崇禎八年正月十四日賊

首。混天王等圍廬數日。城中有許官妾邊氏善騎射。賊攻城急。妾馳城上。夜殺。時賊將二大王已登月城。守者發砲。寂然無聲。眾大懼。許妾曰。未祭砲耳。即嚙指出血。旋灑炮上以祭之。躬自爇火。砲應時而響。擊毀城樓半截。二大王立斃。賊遂遁走。至今廬州民間有一砲打死二大王之謠。是歲十二月十七日。李自成復攻廬州。凡六日不破。解圍去。及十四年辛巳。復攻。迨十五年五月始破。大朴號遊元河南光[illegible]固始人天啟壬戌進士初令無錫

昔武宗時劉趙倡亂許逵守山東濟南守益逵驗會以包砌屋壁却賊大朴殆得其遺賊許姿惜指一事即南八男兒之烈何以加茲

賊陷巢縣 親見者述

賊既去廬州正月二十一日至柘皋劫掠柘皋巢縣也距縣六十里難民奔告邑令嚴某浙之鐵林人素酷得報猶不信乃曰此响馬盜耳何流賊之有民皆之已而遣二人偵視二十二日甲戌卯候嚴令肩輿出將閉城經養濟院猝遇兩騎手執紅旗自北門馳

八級役見之驚走嚴令趨匿院內街衢寂無一人二騎馳至府門假返即有五騎從行頃之復有五騎一隊絡繹擁附者甚眾賊登城執旗四揮巷肆中爭出應之皆賊潛伏城內者凡平日轉鬻負布星相卜醫之屬無不皆是須臾二百餘人已而後隊大至約三千人初執旗二人自儀門返見院前遺轎詰令所在衆出之賊挾至縣前令罵曰死因汝今殺我後必有人斬汝賊怒殺之年甫四十耳妻某氏長子年二十俱被害次子年十二幼子九歲俱負之越垣而逃長

女年十八次女十六有殊色賊携懐中使捧觴女舉盃擊賊面且詈曰死賊汝惡貫滿盈天子將發兵剿汝任汝殺我吾何懼哉賊大怒舉刀殺之一云携去陸孝廉趙主事俱被殺凡殺百姓千餘人賊初至郎取火先索騾馬次索金銀子女婦人悉貫以索閉于縣内大肆淫穢釋四數百願從之去者即與衣鎗二十三駐一日二十四日將往舒城四門舉火三砲振營兩去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自廬復至巣知縣王明德江右人豎于嚴令豫備小舟爲間賊至即

登游走百姓奔竄歸入城無所得焚舍數處而去後庚辰辛巳丙午賊復至巢則巢邑之被難凡四矣

章可試守舒城

三月二十四日乙亥賊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于坑殺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縣裸婦人數千留于城下少婉沮卽磔之攻三日而去嗟嗟婦人何罪裸之磔之賊至凶惡一至于此

賊襲廬江

正月二十七日戊寅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

免僞許之夜襲城城陷

賊陷無爲州　　此兼野史

正月二十八日己卯賊至無爲州使偏裨野掠與鄉兵戰敗乃駐營池河張守備率兵出禦以衆寡不敵而敗被殺兵盡殲焉池河千戸某亦殁于陣州遂陷

包文達宿松死節

包文達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開國靖難北征功世襲廬州衛指揮同知父世爵有方畧官未幾殁漕事文達厲志好學年二十襲職在官凡十五年乙亥正

月統冦犯安慶巡撫張國維命從征文達治酒延覲別語曰受國恩三百年此身亦欲用之入內別舟再拜而出登舟見矸甲鈍戈歎息者再既渡江二月二日癸未賊陷潛山督監急國維命文達疾馳至皖時統兵官凡四人有忌文達者獨令居後資糧鋏絕未幾督進者羽若星下既抵賊所人馬飢疲幾幾而前諜人人殊偶得賊哨一騎使其棄出白金若干爭析者乃雜然聚譁騎報賊營散易襲躍馬爭出文達諫不聽從之行諸軍業苦諸并股削人有離心賊伏四

飛毬鳥銃火器被雨亦不發。從者引文達退。文達不可。策馬奮進。敵善射。亟發矢。矢盡。脇中流矢。墮馬強起。拔矢。揮刀再戰。援絕力竭。賊迫令卸甲降。文達瞋目怒罵。賊砍其左臂。斷首而去。笑且罵曰。吾所至風靡。吳兒何能為。乃奮螳臂當我。獨如包某。猶不失為一將耳。吳人悲其死。廟祭其地。鄉賢士大夫。吳默張世偉輩咸為文哭之。而諸生金俊明紀其事。

石寵戰死

石寵。山東人。世為武。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

流寇躝中部圍桐城江南震動寵所與游同志陳材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寵與俱寵曰吾老矣不食留門升斗粟奚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汝爲眉目汝不往是無渠帥也幸强爲一行寵曰諾袂被而出於不反顧十二月十二日追賊于宿松我師恃勇輕進陷賊伏中文達死之寵與英分左右翼搏戰自晨至晡殺賊無算英蹟被擒寵大呼往救被圍之數重寵力盡舍錚手乃射殺數人賊群斫之頭既斷猶僵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晚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寵身

長髯赤。能挽强超距。尤精于鎗法。有善鎗者。與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遂以鎗名江南。廣山錢謙益紀其事。

二月初四己酉。賊陷羅田。

　黎宏業和州自縊。

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犯含山。含山縣屬和州。民聞賊至。遁走。城遂空。賊知士民無匿。和州卽率衆往二十六日至和。知州黎宏業。廣州順德人。率軍民固守。凡含山百姓入城者。俱不容出。約邑紳馬如蛟等

出金橋士賊攻城發砲擊之傷賊頗衆賊遂移營十里三日不攻初賊未至時闔城人不寢至是復晝夜拒戰疲甚見賊營稍遠咸有懈心晝雖守堞晚即各歸二十八日賊率精銳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百餘人賊復頂方桌掘城城上擲薪焚燒是夕三鼓風雷漸急賊用大砲擊西門守者不能支多潰走賊蟻附而登宏業回署縊署壁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惠孝誠已盡死生安足論學正康正諫總督周廷儒訓導趙世選俱死之正諫徽州祁門人

馬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啟壬戌進士與倪元璐黃道周同出韓太史日纘門授由陰令所食必悉自和牽致戊辰擢入爲侍御史己巳巡按四川辛未巡漕以武闈貽累落職歸佐父歲施櫬數百前後葬骸甚衆又族人耕者丁田讀者子塾生者子娶死者子櫬和人以爲范文正再見云甲戌丁艱乙亥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犯和州如蛟涕泣誓衆散家貲練鄉勇佐郡弘業捍城固守二十七日賊騎遶圍三匝負門搭梯晝夜環攻如蛟用炮擊死數百人賊計窮

將引去忽颶風大作煙火風沙掩面不見守者[illegible]城遂陷如皎曰事廹矣坐以待斃何益可急下令相從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此士百人鼓勇巷戰良久力屈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如皎曰清流湯湯不照偷生顏面卒力戰死之兄運尹如虬諸生如虹及男婦死者十有四人事聞詔贈太僕寺[illegible]蔭一子爲國子生。曾可蓀和州人其[illegible][illegible]城本末曰人必於收關隘未守奸細未誅亂民未靖云云

賊駐和州四日至九年正月初四乃去屠戮甚衆民

其走南京守臣恐賊混入不許過江誠厄運也李撫江遣兵守江令王守備詣和州偵賊于江渚見一乞兒貌甚修偉兩童子隨行年可十二三擒之索其體脇內刺賊號太河第八擎天龍乃入金陵爲間者兩童子亦善騎射皆猾賊也解至南京誅之賊是春寇金椒陳家市及破和以後復掠烏江百姓索贖前阻大江後有追賊多躍入江中死康熙三年閏七月二十一日和州庠友殷爾玉語予曰敝州遇流寇之難殺八十之九閭里凋蔽有不忍言者

賊破和州其魁混天王與徒黨酣飲使美人侑觴既醉皆寢及覺呼之不得令左右秉燭四覔已逃矣賊嗟嘆良久已而褫其衣投之抗河　又有甘氏賀州人也年少而美以家富不能速遷賊信急擄取巴豆藏之已而被涼賊將欲汙之甘氏辭曰今佳麗甚多先與為歡遲我三日亦侍箕箒何必速耶賊訊之甘氏曰身不潔耳乃已又數目復求合更以陰匱給之又止賊以甘美艷慮為二王得其氏曰君勿憂吾有計在乃以雞血及膏藥等傅而果免又誘賊將曰吾

與汝義爲夫婦此非容身地宜他適乃可賊將從之遂攜輕資潛遁一日寄以巴豆進賊賊暴死甘將貲實與歸與夫復合爲鉅富云此出野史

李繼樾守江浦

江浦孫屬應天府距和州六十里乙亥十二月三十日城渠八大王自和趨至圍西門又圍南北兩門惟大東小東二門不圍知縣李繼樾登陴防禦南京遣遊擊江迎吉以下人駐浦口又遊擊蔣都蘇人也以五百人踞城中合鄉兵固守分詰奸細如諜人入偽

稱江北人。則令江軍解北語者詰之。僞稱江南人。則令將軍習南音者詰之。一日城中獲諜僞稱南人。使蔣軍訊。問不能出一言。立梟示城內。賊恐擒斬訖。諜遂絕。外賊猶未知忽數人登堞。有肩見誘之。執其手抽刀斷臂墮下。賊始知諜洩乃退。李繼樾追賊槩斃。奮臂大呼。所向辟易賊衆宵遁。後繼樾與蔣都等俱陞賞有差。宏光朝繼樾陞科道。康熙已酉三月十三日。江浦人劉擘名述。

流寇蹂躪南省。如潁川鳳陽巢縣舒城廬江無爲

州和州等處所至破城屠戮人民不可勝計其僅存者不過壽州與廬州耳然廬州倘或城堅易守至于江浦斗大孤城靴尖可倒乃能固守無虞抑且追賊鏖戰李公膽智高人一等矣庚戌六月七日筆

鄭芝龍擊劉香老

初芝龍爲海盜天啟七年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崇禎元年五月招之九月芝龍降于巡撫熊文燦授以游擊五年壬申十一月劉香老犯福建小埕芝龍擊

走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甲戌四月又寇海豐乙亥四月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于四尾遠洋香老脇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自焚溺死康永祖夏之木張一傑脫歸十三年八月加芝龍總兵芝龍既俘劉香海氛頗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貴寖以大顯芝龍泉州人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在焉芝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

三千金歲入年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于安平海稍直通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于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

鄭芝龍小傳

芝龍號飛黃福建漳州府漳鎮人離府六十里濱于海父翔宇祖壽寰世府掾飛黃行居四兄亦府掾飛黃年十八早緣掾缺上役已擇吉有期矣父多妾媵其生第六子之母與飛黃構別情一日爲飛黃題

發飛黃以手挿入其裙腰謂情意密父自後走出飛黃提縮勢急裙帶爲絕父目擊持棍怒逐飛黃奔一飄洋船時艤泊其舍傍也父怒方罵聲言尋出殺之急切不得歸洋船又刻時掛帆飛黃懇巨商帶往日本飛黃固姣好色媚愛之者非一商遂與俱往至則各商有發貨置貨之煩飛黃獨無所事日就島主家飲歌舞時島主家有文君悅之即國姓鄭成功之母也贅入爲日本人偕來艘已返且未歸生一子國姓也再一年前艘與客又至乃隻身附歸至中途爲海

盜所刼飛黃亦隨船貨作千金分與主寨之賊賊艘之海盜有十寨寨各有主停一年飛黃之主有疾疾且痼九主爲之宰牲療祭飛黃乃泣求其主明日祭後必會飲乞衆力爲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皆我之命頃綏頻懇之主如言衆各欣然刦四艘貨物皆自暹邏來者每艘約二十餘萬九主重信義盡畀飛黃飛黃之富逾十寨矣海中以富爲尊其主亦就殂飛黃遂爲十主中之一時則[illegible]金遣家[illegible]杭紬歟兩京大內寶玩與[illegible]臘占城

偕齊等圍兼掠犯東粵潮惠廣肇福游汀閩台紹等處此天啟初年事也閩粵兩撫為勦除策各遣海道張濤李芳枝二人先駐海涯揚旗震鼓以集調王漢等兵不逾三夕兩道臣為飛黃取入海寨一撫悔恨無策勦撫並消不得不上聞飛黃亦日辟一道臣于洪波中恐之侮之絕不甚危之三月餘主撫之目下須且設漳鎮參將府之座以待飛黃飛黃遂挾二道臣登涯就職矣兩撫以脫卸為事俱叙功加部銜官保不等飛黃又多所贈至喜也其在海九寨為王者

爲劉香與飛黃故。撤爲海邊患。飛黃則盡力窘之幾窮逼其無挽泊處。香甚恨焉。訪飛黃在漳鎮盡遣其黨圍其居而擒焉。飛黃見曰。吾爲岸上貪官污吏所束縛。正欲仍來入夥。問舟泊何處。即先遣家眷登入。復盡捲家之所有。歸船。飛黃又曰。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而去。乃令治具。取其精腆者。恣爲飽握碗酒塊肉。數指輪拳。至醉而酩酊者。隨身之力各倒地。料壁不顧矣。忽聞鑼響。頭皆落地。飛黃取上家眷什物。解其衣甲。衣我家丁。駕彼之舡。挺立船頭。劉香遙望

本船衣飾。與飛黃大喜而呼曰。來矣飛黃亦應曰。來矣即躍上岸。乘其不備。舉刀便斫。劉香既殺餘皆跪拜投降。海上從此太平。往來各國皆飛黃旗號。滄海大洋如內地矣。撫按又爲報功。因陞漳潮兩府副總兵。後至崇禎末年百計營求。欲得福閩全省正總兵。齎銀十萬至京師。大小司馬手長膽炫不敢也。至十七年三月此銀爲流賊所得。至宏光朝。馬士英晉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矣。至隆武朝。跳陳有子在日本。隆武召歸。竟立爲已子。賜國姓矣。不久飛黃亦即

歸　大清此芝龍族婿翁吉燧所述

還聞云芝之龍有弟芝虎勇冠三軍以征劉香歿于海次鴻逵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南

孝子嵇時化

嵇時化無錫人讀書遇忠孝事輒欣慕執親母病殆焚香祝天刲肉調羹母飲之立瘥時化嘗拾遺金候覆三日伺其人還之隱德至行殆今人而古處者歟

旌貞女鄭氏

孩氏鄭惟順女幼字詞臣馬世奇長子瑜閩瑜病歿

驟掣一刀。截髮。奪而復掣者三。防之密。終不得截。遂以首抵火。焚髮幾盡。且哭且踊。跽告祖母及母。求過夫家執喪。母猶豫。即擲身墜樓求死。母知志不可奪。聞于夫家。時瑜父世奇官京師。祖希尹即具禮往迎。入門後縞衣練服。執三年喪。却甘飲糲。砥志堅苦。瑜甃甓棺。悲慟。道路哀之。順治戊子學臣蘇銓題建坊旌表。

馬世奇自京爲文寄哭子曰。吾自聞兒媳矢志從一。每心幸兒之有婦。而又聞諸愛人以姑息者。恐未必

能令見之終有婦也而今見果有婦矣

誌異

七月己酉朔山西汾州府臨縣大雨雹三日積二尺○

餘傷秋九月二十五日壬申熒惑犯太微